# 轮椅上

□卜谷

六年前,那个早春三月的上午,凉风像解冻的河水,清冽中透着些许暖意。

邓苏生坐着轮椅,从北京辗转来到我家。阳光下,轮椅的金属轮圈转动着,折射出刺目的光芒。那光,不仅刺痛眼睛,也直抵人心。这位高度残疾的老人,多年来几乎不再远行,更少登门造访。这一次,竟为一个心愿远行至此。

八十多岁的他,在一次摔倒骨折后住院半年,意识到生命如风中之烛,摇曳无常。于我而言,是突如其来。于他而言,却已是在病榻上,反复思量了一年多的决定。近乎孤注一掷的出行——既是请求,也是托付,更像是对光阴的一次追赶。时间逼仄,他已无暇再等。

他说,此行不是为自己,而是为他的八个父母。后来,他郑重其事地写下一份“授权委托书”,请我替他记录八位父母的故事。那纸薄薄,却压着沉甸甸的岁月。

他说:“再不抢救,就来不及了。我爸爸妈妈的一些故事,会永远消失。”他停了停,又补了一句:“那样,我就对不起他们,对不起党,也对不起自己。”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,所要“抢救”的,不只是记忆,更是一段历史的温度。

邓苏生的“爸爸妈妈”,是中共党史上如雷贯耳的名字。而他与这八位父母之间的故事,不仅离奇,且近乎独一无二。如今,这个真实的历史人物,就坐在我面前的轮椅上。他们的人生故事,仍埋在岁月深处,等待有人拂去尘封。

而邓苏生,正是这一串往事的引线。

长征前夕,林伯渠、范乐春把刚出生十四天的儿子,与战友邓子恢出生仅三天的儿子,一同寄养在会昌县城堂兄范美宏、堂嫂郭发仔家。

郭发仔,是县城人人熟识的“米果娭”——每日推着木辘轳车卖米果为生。她没有生育,也没有奶水,可她收下了两个红军娃。

每天,她一边卖米果,一边推着两个孩子讨奶。两个孩子,喝着百家奶成长。

客家人常说:“喝了我的奶,就是我的崽。”那些乳娘,进行了一场无声的守护。没有契约,没有名分,像护犊一般守护着两个孩子。

不久,国民党军占领会昌,白色恐怖弥漫。告发红军可获赏金,否则连坐。那意味着,城中每一个人,都可能因揭发而得利。

可成千上万人,选择了沉默。他们共同守护一个秘密——两个红军娃,也是一座小城对良知的集体守望。

为分散风险,两个孩子被分别安置。一个留在米果娭身边,另一个被一位乳娘带往乡村。那乳娘也是红军妻子,丈夫牺牲后,她再嫁给了一名排工。

排工贫穷,又染上赌博恶习。一次赌输,他竟偷偷将孩子卖掉。此后,孩子被几经转卖,流落到洛口乡农户——赖肇枝、李满姑女家为子,终因疾病致残。

新中国成立初年,第四野战军第二政委邓子恢致信赣南军管会,请求帮助寻找十五年前寄养的两个孩子。一周后,人们辗转山乡,终于在洛口乡,找到因小儿麻痹症致残十年的赖平亚。

这个残疾的赖平亚,正是如今坐在轮椅上的邓苏生。我与他相识已达十年,之前因写一个中篇采访相交。而今,则是沿着原先的采访,深入掘进。

我知道,赖平亚成为邓苏生,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——

再次相见,郭发仔远远地看着邓苏生走来,心头猛地一震。他行走的姿势异常艰难——左掌撑住左膝,右臂用力向侧方一划,借着那股力道,整个人向前跃出一步。一步,一跃,仿佛在与命运较劲。

郭发仔看着,心如刀绞——苏生原本是堂妹范乐春的亲生骨肉,而自己,竟在无意间,将堂妹亲生的孩子错送他人。这个一生卖米果为生的米果娭,做出了一个荒谬的决定——把那个没有残疾的孩子,还给堂妹。一念之间,再次改变了两个孩子的命运轨迹。

两个红军娃终于被找回,却阴差阳错地“掉了包”。

邓苏生在邓子恢、陈兰身边生活了四年。后来随迁至中南海,被多位老红军认出端倪,才被甄别。于是,各回各家,各自多了一个家,多了两位爸爸妈妈。

1954年大年初一,安静祥和的中南海颐园,林伯渠来到邓子恢家。两个共和国的元勋,对着两个少年,语重心长地说:

“你们是谁家的娃娃都一样。住林家,住邓家,都一样。今后姓什么,改不改名,由你们自己决定。叫爸爸,叫伯伯,我们都愿意。但有一条要讲清楚——生你们的是父母,养你们的是苏区的养父母,是苏区人民。十五年的养育之恩,你们要终生报答。”

那不是简单的家事交代,而是一堂关于血缘、恩义与人民的课。那段话,像一枚种子,深深扎进二人心里。此后的人生,皆以此为准绳。

两个在苦难中长大的红军娃,寒窗十载,刻苦攻读,先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名校。

他们没有被苦难压垮,反而在苦难中逆袭挺立。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邓瑞生,本可在首都安稳工作,但在父亲支持下,他南迁湖南湘潭一家企业,作为一名普通工程师干到退休。不是一阵子的支援,而是一辈子的坚守——他长年给会昌孤老的养母寄去生活费。养育之恩,从未因身份改变而减轻半分。

北京政法学院毕业的苏生,本可留在首都,却在父母支持下,主动申请回赣南工作,并在法院基层科室一干三十年。后来,他选择与乡村人民公社社员刘发妹成婚,妻子、女儿都在一家小企业,做大集体工人。

没有显赫的仕途,没有刻意的张扬,他只是把那句“十五年的养育之恩,要终生报答”一笔一画,写进了自己的人生,像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那样,数十年赡养乡村的爸爸妈妈——养老送终。

北京—赣州—会昌,轮椅转动,我们抢救采访的脚步从未停歇。

邓苏生用三年多时间,把八个父母的故事,讲述了一遍又一遍,病痛煎熬中,又反复修改《两个红军娃和他们的乳娘》初稿。八个父母,是邓苏生一生独特的苦难和财富,也是他一生难以放下却终于放下的心结。历史曾让邓苏生的命运错位,而他却始终没有错位自己的良知,当年喝百家奶长大的孩子,把自己的一生又还给了百家。

前年底,91岁的邓苏生打来一个电话:“八个父母与我的故事讲完了,我安心了。”几天后,隔着医院ICU的玻璃,他微笑着摆了摆手表示感谢我;我也摆了摆手,表示感谢他。那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。

我还看见,靠墙的角落,摆放着一辆收起的轮椅。它不再转动,也不再发出声响,却仿佛仍在延续一种无形的行走。

齐云山风光 龚德明 摄

# 春到北院

□项喜火

赣州的春天,总是来得悄无声息,却又轰轰烈烈。当第一缕春风拂过章贡区的红旗大道,赣州市人民医院北院便在这八十余载的岁月里,又一次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。

赣州市人民医院始建于1939年,北院是“一院三区”的第一个院区,见证了赣南大地的沧桑巨变,也守护着赣南地区及周边区域1000余万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。如今,它依然承担着老城区广大居民日常诊疗及急危重症、疑难杂症的救治重任,如同一位饱经风霜却精神矍铄的医者,静静地伫立在绿树成荫、风景秀丽的红旗大道旁。

春天的北院,是一幅流动的画卷。最先感知春意的,是回春楼前那棵百年古樟。它像一位沉默的守望者,在漫长的冬日里积蓄力量,只待春风一声召唤,便迫不及待地生发出鹅黄色的嫩芽,带着几分羞怯,带着些冬尽时的寒意,却又倔强地、执拗地宣告着——春,来了。门诊楼前的古榕树密密的枝叶层层叠叠地铺开去,春雨绵绵时,它犹如撑起一把巨伞,为来来往往的病患遮风挡雨。雨滴落在叶片上,发出沙沙的轻响,像是大地最温柔的絮语。树下,常有患者和家属驻足,商讨治疗方案。仰望那浓密的绿荫,紧绷的神经似乎也在这一刻得到了片刻的舒缓。外科楼前的公园草坪,经过一个冬天的蛰伏,它们终于在春风中苏醒,争先恐后地探出头来,用一片新绿装点着这片土地。踩上去,软绵绵的,带着泥土的芬芳,让人感受到生命最原始的力量。这片草坪,见证了无数康复者的漫步,也倾听了太多重获新生的欢笑。

若说北院的春有颜色,那一定是回春楼前那几株樱花树绽放的粉红。那是春天最娇羞的妆容,花开得盛时,粉嘟嘟的,一簇一簇挤满了枝头。紧接着,内科楼周边的桃花、杜鹃花次第怒放,红的似火,粉的如霞,白的像雪,将整个院区装点得绚烂多彩。花树下,偶有花瓣飘落,落在肩头,落在发间,也落在那些匆匆而过的白衣天使的衣襟上。院区里的鸟儿似乎也被这春色感染,在大小树间穿梭欢唱。它们的歌声清脆悦耳,与远处传来的救护车鸣笛声、病房里的咳嗽声、护士站的呼叫声交织在一起,竟构成了一曲独特的生命交响乐。清晨抑或傍晚,整个院区又变得静谧安详,仿佛时间也在此刻放慢了脚步。这样的环境,是治病疗伤的良方,也是修身养性的佳境。对于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而言,北院的春天不仅是季节的更替,更是一种心灵的慰藉。当他们推开窗户,看见满目的葱茏,闻到淡淡的花香,听到婉转的鸟鸣,心中的阴霾便会消散许多。而对于医务人员来说,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,也是他们在繁重工作之余,得以喘息和疗愈的港湾。

北院的春天,是生命之春。这里的每一棵树、每一朵花、每一片叶,都在诉说着生命的顽强与美好。蓊蓊郁郁的景色中,蕴含着无穷的生命力,也承载着无数人的希望与梦想。

当春风再次吹过红旗大道,我知道,北院的又一个春天,已经到来……

# 光影间的追问

□曾雪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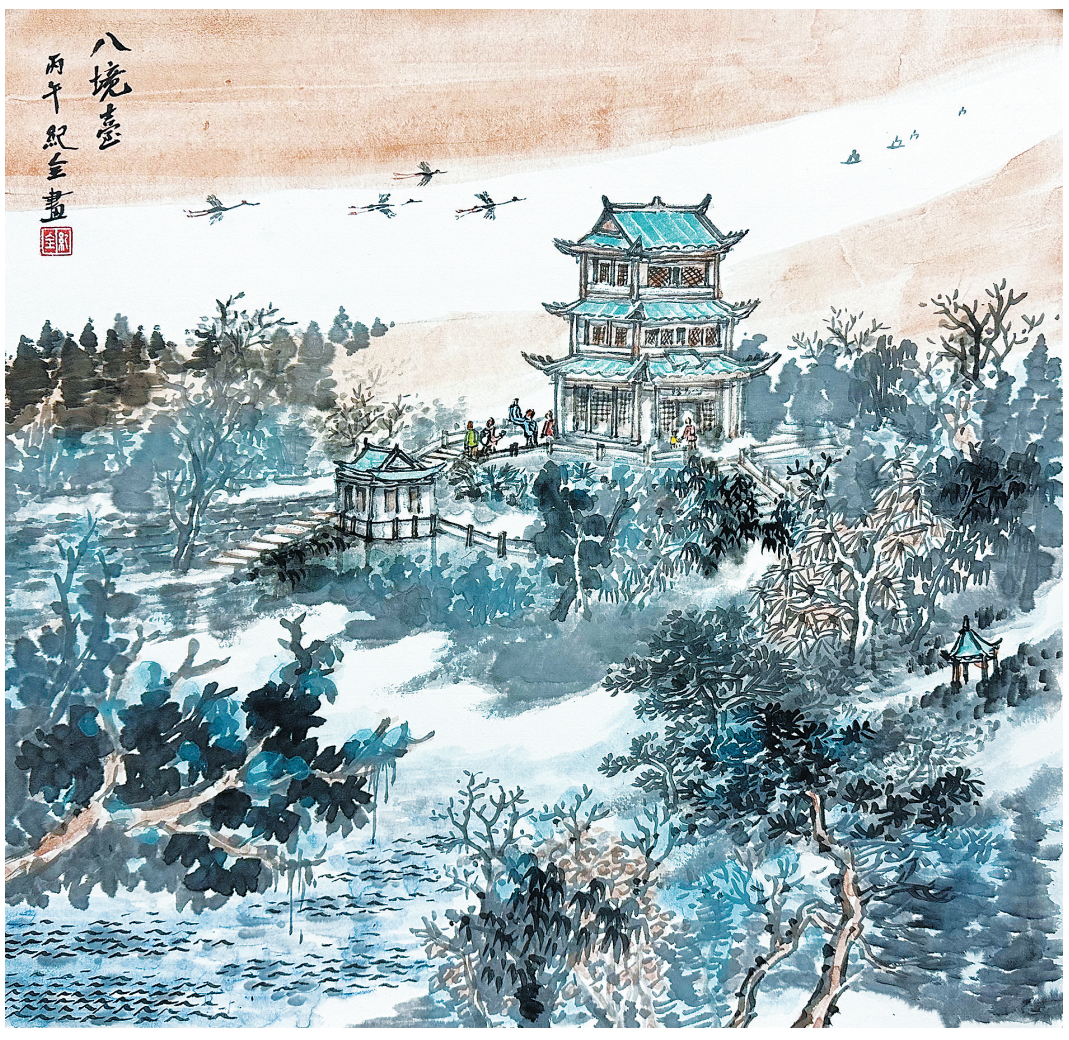
人生无疑要面临许许多多抉择的十字路口,它们不仅预示着不同的人生走向,同时这些抉择本身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很多时候,我们面临的选择未必是疾风暴雨式的,可能是一次观影,也可能是一场对白。

1998年,普通的院线电影票价一般十几元,而这一年,《泰坦尼克号》票价却达到了30元。父亲平日里省吃俭用,几乎从不额外花钱,居然也赶了一回时髦,买上两张电影票带母亲去观看了这部浪漫至极的好莱坞电影。我与《泰坦尼克号》结缘则在初二年级的暑假,邻居姐姐家的光碟为我弥补了没能去影院观看的遗憾。电影中人物的命运牵绊我这青春的心灵,男女主角身份地位悬殊,但对绘画和自由的热爱使他们跨越了阶层的差距,毅然地走到了一起。我不知道倘若杰克得知此后的结局,是否会登上这座巨轮;倘若没有遇上一生的挚爱,还是否能够直面死亡?

在那场震惊世界的海难中,也有中国人的身影。八位中国劳工蜷缩在一块破门板上,在大西洋的寒冷海水中挣扎求生。他们像被遗忘的碎片,沉默地漂浮在历史边缘,没有人留意那六张中国面孔如何在冰冷的海水中用门板求生,他们的血与泪被胶片时代过滤得一干二净。如今再回看《泰坦尼克号》,我才看懂,那艘巨轮不仅是爱情的背景,也是文明表象下隐藏伤痕的象征:当年令我们心折的文明世界的“妇孺优先”,其实也并不完美,它仍然带着那个时代的偏见与局限。

对历史的重新发掘不是要否定那些普世皆存且合乎人伦的价值观,我依然会被其中的情谊打动——当露丝松开杰克冻僵的手,“海洋之心”沉入海底的那一刻,折射的依然是人类电影史上最动人的泪光。在物质还不富裕的年代,银幕让我们第一次见识到,原来爱情可以如此绚烂、如此决绝,它曾经像一束光,照进了许多刚刚向外张望的国人的心。但我们的认知应该不断更新,不断反思,站在新时代的海岸回望——其实,追求自由、勇敢去爱的故事,从来都不只属于西方,我们的文化中,早有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相伴,早有白素贞为爱水漫金山,凭什么认为只有西方舶来的浪漫叙事才最感人、最人性?




# 丫山诗笺(组诗)

□徐彦明

赣州大余丫山,峰回路转,林木幽深,泉瀑棋布,云海空阔,风物名胜与古迹余韵交织,令人目不暇接,美不胜收。今撷取数景入诗,以飨同好。

## 山的初遇

城东卧着两瓣青黛
峰峦转身时 林木挽住流云
泉水缠着石阶 走成缠绵的曲线
风携松涛 漫过苔痕小径
道源书院的墨香 浸着千年月色
灵岩寺的钟鸣 轻叩前世今生
竹影叠烟 笼住万重青峦
天街篝火 正暖着游人的眼

## 书院流霞

日出啄破群峰的绿纱
云海漫过天际 浸透苍穹
爱莲的君子 携着鸿儒的风雅
程门立雪的身影 映着文脉流霞
格物致知的初心 在此发芽
知行合一的智慧 再度开花
盛世里 文脉绵延如溪
阳明先生的风骨 是一抹炽热的红

## 天街入梦

峰林兜转处 天光忽然敞开
天街坠在人间 成了烟火小城
衣袂轻扬 裹着软语呢喃
酒盏相碰 溅起满街笑声
篝火摇醉夜色 游客醉在温柔
烟花如雨 惊起林间流莺
踩着云海 寻觅传说中的仙子
月上重楼时 脚步轻得像风

# 风清景明话清明

□郭迪善

虽在农村出生长大,但那时候的我对清明的概念懵懵懂懂,单纯地认为它只是一个祭祖的节日。后来才晓得,清明不仅是追思先人的传统节日,更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五个节气,是关乎农事活动的重要时节。智慧的古人将风清景明的春色与深厚悠远的文化融于一体,让这个节日与节气相互辉映,绵延至今。

清明节的由来,可追溯到春秋时期。晋文公为纪念介子推,下令在其死难之日禁火寒食,以寄哀思,史称寒食节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寒食节的祭祀活动逐渐固定时间,与二十四节气中的清明相融合,最终演变为清明扫墓的习俗。古人认为,春天万物复苏、生机盎然,是祖先神灵的恩赐,因此人们祈求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,愿天下百姓安康幸福。

在赣南客家人中,流传着一句俗语:“清明坟上不挂纸,等于屙了一坨屎。”这句话虽然朴实直白,却也道出了先人对清明扫墓祭祖的重视。

赣南农村的清明祭祀活动,一般选在清明前后一星期内的某一天。在外工作的家人和出嫁的女儿,无论多远,都会赶回来祭祖。家人事先备好丰盛的祭品,带领子孙来到先人墓前。他们先清扫墓碑上的尘土,拔除坟周的杂草;再宰杀公鸡,将鸡血滴在纸钱上;随后点上香烛,献上祭品,虔诚祈祷,子孙后代一一跪拜。祭祀仪式后,再回宗祠祭拜,表达对祖先的崇敬之情,祈求保佑家人平安顺遂、幸福安康。

那袅袅青烟,萦绕山间,寄托着生者对逝者的哀思,也承载着后人对祖先的深切缅怀与敬意。这份对先人的追念,从家族的墓茔延伸到国家的丰碑——

如今,每逢清明,各地都会组织机关干部、学校师生、各界群众前往烈士陵园,祭奠那些为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。在庄严肃穆的仪式中,人们缅怀英烈、重温历史,让红色的基因在血脉中赓续,让爱国主义的火种在一代代人心中点燃。

这慎终追远的时节,亦是万物更生的起点。当历史的回响与春天的脉搏交织,在同一片土地上,另一场关于希望的“春耕”也在悄然展开。

一年之计在于春。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“清明前后种瓜点豆”“清明谷雨两相连,浸种耕田莫迟延”……清明时节,是农事活动的重要节点,村民们如期开启了紧张有序的春耕生产。

此时,土壤经过一冬的冻融,变得疏松而肥沃,宛如一块巨大的海绵,吸饱了春天的生机与活力,正是春耕播种的好时机。乡民们肩扛锄头、赶着耕牛,纷纷走向田间地头,翻耕土地,开启一年的辛勤劳作。

他们小心翼翼地播下一粒粒种子,撒上肥料,再盖上一层薄薄的土壤,轻轻压实。为了防止倒春寒的侵袭,还要铺上一层薄膜,为种子提供一个温暖的“家”。他们期待着,这些希望的种子在土地里生根发芽、茁壮成长,最终结出丰硕的果实。

这份对丰收的期盼,正是源于对土地的热爱。而春天,从不辜负热爱它的人——她早已用漫山遍野的烂漫,回应着每一滴汗水。